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論語集解》校證



李方錄校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敦煌《論語集解》校證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論語集解》校證

編 者：李 方

責任編輯：王 劍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金壇第二印刷廠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6.75 插頁 4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 冊

ISBN 7—80519—900—0/B·21

定 價：145.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沙 知※宋家鈺 周祖謨

※周紹良 施娉婷 高紀言

張政烺 湯敬昭※寧 可

鄧文寬（※爲常務委員）

主編：周紹良

本《叢刊》得到以下單位資助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孔子曰其進退之道與

人重己以進與其望也不保

其望也高其情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子曰司敗者

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至馬廐而進之曰

陳大夫之昭公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聖於吳為國

性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執不知禮

孔子曰

聖馬期以告之子曰且也幸

孔子曰

有過人矣知之

孔子曰

善必及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

人也

子曰

有得

子曰

抑為之不取

子曰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曰

子疾病子路請禱

子曰

子路對曰有之

子曰

子曰且之禱久矣

子曰

不僇則罔與其不怨也

子曰

子曰

子曰

之精久矣子曰

不禮則明其不也寧國子曰

子曰君子坦蕩小人長戚子曰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懼恭而安也

太伯第八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曰

得而稱焉子曰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

子曰易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子曰其於觀則已異於仁故者不道則已不偷

子曰其於化也者仁者之所不偷者也

曾子有疾

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子曰

詩云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子曰

而今而後吾知兄矣小子子曰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子曰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遠且之事則有

伯二六二〇(四) 顏淵第十二

類例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馬曰可猶見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問其目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非禮勿動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仲弓曰車雖不敝請事斯難矣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子曰吾聞之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之難言之得無說乎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子不憂不懼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曰高才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馬曰克己復禮至一曰克己復禮天下

何公之子
 子曰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使大臣怨
 子不以孔曰以用也怨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也無求於
 人孔曰大故謂有士伯達伯達仲蒙仲弓齊齊景公夏夏禮秦秦穆公隨隨穆公
 李駟子張曰士改記之也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死見得思義喪思欲思義
 其已可矣子張曰執德不私信道不為焉能為有焉能
 為之孔曰古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有之其不可者雖之子張曰異
 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
 樂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斷與人得雖我如之何其雖也孔曰
 恕也子夏曰子夏曰樂道必有可觀者焉孔曰有端也致遠
 怨孔曰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也孔曰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
 萬志孔曰廣學問而近思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
 能久也此問所求學遠思而仁在其中矣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敎其道孔曰言百工各其
 學以子夏曰小之過也又孔曰又子夏曰君子
 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孔曰厲
 復曰君子信而後孔曰信

說明

自從敦煌文獻被發現之後，東西方學者紛紛從中探尋和研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科技等衆多方面的問題，大多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由於歷史原因，敦煌文獻分藏於北京、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等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某些私人箱篋也有秘藏，致使人們至今難以全部寓目。五十年代以來，中、英、法幾國的主要藏品已製成縮微膠卷公諸於世，爲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由於資料分散，編輯方法又往往不是按類排比，研究者在使用上還是感到不甚便利。

有鑒於此，八十年代初，我們開始籌劃將敦煌文獻分類整理成專輯出版。一九八三年，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這套書也被列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十多年來，編委會積極籌劃，約請作者，落實項目，審讀成稿等等，克服了種種困難。今天，終於將這套《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奉獻給學術界同仁和社會各界，這是我們爲敦煌學事業所盡的一份心力。

《叢刊》各輯按學科或專題輯錄，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蒐集，避免重要遺漏；凡能綴合者加以綴合，儘可能成爲完帙。一般來說，每篇文獻包括四項內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錄文；（三）題解或說明；（四）校勘記。這四項內容是一個有機整體，包含了編者的研究心得和見解，並介紹了有

關研究論著。每輯之後附有「主要論著參考書錄」和該輯所用敦煌文獻「卷號索引」，以便讀者查閱。

《叢刊》每輯內容雖以完備、翔實、可靠爲努力目標，但限於編者的水平以及其他原因，或許還會有個別遺漏，校錄也可能存在不當之處乃至錯誤。這些，一方面有待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期待讀者和同行的匡正。

《叢刊》凝結着衆多研究者的心血。既需對中外學者的已有成果加以繼承，又需體現這套叢書的研究成果。如能做好，就有可能成爲敦煌學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希望《叢刊》出版以後，能夠有益於學術文化事業的進步和繁榮，使讀者從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系統資料和有關信息。如能實現這一點，我們將會十分欣慰。

在《叢刊》的整理編輯過程中，我們曾得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現屬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的關注和支持，江蘇古籍出版社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情況下，承擔了出版這套叢書的任務，謹此，一並致以衷心的感謝。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前言

《論語集解》（以下簡稱《集解》）一書，舊稱魏何晏撰。但據《叙》末云：「光祿大夫闕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闕內侯臣何晏等上。」皇侃《義疏》云：「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也。」邢昺《疏》云：「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又《晉書》卷三三《鄭冲傳》云：「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正始中）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三知《集解》實際並非成於何晏一人之手。單稱何晏撰，大概因為此書屬於官修，最後董其事者為何晏之故。總之，《集解》單稱何晏撰，何晏無疑出力最勤，功勞也最大。

何晏（一九〇——二四九）字平叔，宛（今河南南陽）人，後漢大將軍何

進之孫，早年喪父。曹操為司空時，納其母尹氏為夫人。晏隨居宮省，頗受恩寵。既長，尚金鄉公主。屢官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曾依附大將軍曹爽。魏齊王正始十年（二四九）正月，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曹爽被殺，晏亦同時遇害。

何晏好老、莊，尚清談，曾與王弼共創「正始之音」，〈三國志〉卷九〈魏書·諸夏侯曹傳〉附晏傳稱晏曾著〈道德論〉。張湛〈列子·仲尼篇〉注又引晏著〈無名論〉。似乎何晏是一個單純的崇玄廢儒、崇自然廢名教的玄學家。其實，晏是主張儒玄一家、名教與自然統一的。這也是何晏能於正始玄風最盛時，主修〈集解〉的原因之一。如〈論語·公冶長篇〉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晏自解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同書〈衛靈公篇〉云：「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晏自解云：「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反映出何晏欲以玄學

解釋儒學的思想，及其儒玄一家、名教與自然統一的觀點，這也使《集解》具有獨特的時代特徵。

《集解》之成書，還有其歷史原因。蓋自《論語》問世，漢魏之際，注本甚多。如《集解叙》所云：「中間為之訓解，至於今多矣。」而異說紛紜，往往令學者難於取舍。在此情況下，需要整理一部擇善而從的集注本，供學者使用。於是，《集解》應時而生。其《叙》謂收有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解說。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謂「并下己意」，即還有晏自己一家解說，共九家解說。前八家解說，徵引時均「記其姓名」；晏自己的解說，則不記姓名，以示區別。完全稱得上是一部集大成的《論語》注本。而此書之成，不僅是《論語》的第一個集注本，也是有關「十三經」的第一個集注本，在經學研究史上也有着極重要的意義。

《集解》成書後，隋唐以前一直單行，大約兩宋以後才與疏本合併，成為所謂「注疏本」。考其單行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其間集注本漸多，均處於競爭狀態。如《隋書·經籍一》記何晏《集解》十卷後，又有晉衛瓘《集注論語》

八卷。崔豹《論語集義》八卷，孫綽《集解論語》十卷，江熙《集解論語》十卷，還有應琛《論語義》（？）《集解》一卷。這些集注本雖然後出，但常有後來居上之勢，孰優孰劣，需要時間檢驗。《集解》尚未獨領風騷。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疏本也較夥，也均處於競爭狀態。如《隋書·經籍一》記有宋張畧《論語疏》八卷，梁緒仲都《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義疏》十卷，闕名《論語義疏》八卷，隋張冲《論語義疏》二卷。這些疏本並行於世，難分高下，哪一種疏本適合與《集解》合併，也尚無定論。大概直至隋唐，情況才發生變化。《隋書·經籍一》謂《論語》注本「至隋何、鄭並行」，即至隋，《論語》諸注本，集注本已以何晏首屈一指，單注本以鄭玄獨佔鰲頭。《經典釋文·敘錄》謂《集解》「盛行於世，今（指唐）以為主」。即至唐情況亦同。同時諸疏本也已分出軒輊。張畧、闕名、張冲等疏本至唐均不傳，緒仲都疏本唐以後亦散佚，唯皇侃疏本盛行不衰。敦煌出有唐寫本皇侃疏本講經殘卷，亦可為證。這樣，何晏《集解》與皇侃《義疏》合併為「注疏本」勢在必行了。

今天所見何晏《集解》，均為「注疏本」，凡二種：一種即為與皇侃《義

疏》合併的「注疏本」，也就是所謂「皇本」。然此本自北宋邢昺《論語疏》出，便不受世人重視，南宋以後終於亡佚。清乾隆時從日本傳回，才又行於世。一種為與邢昺《疏》合併的「注疏本」，也就是所謂「邢本」。此本係邢昺於北宋咸平（九九八——一〇〇三）中奉勅編撰，後頒列學官，取代皇本，成為官方教科書，廣行於世。這二種「注疏本」，今天所見均是宋以後的版本，其中《集解》文句，互有歧異，是非難辨。《四庫簡明目錄》稱皇本「經文、注文多與今本（指邢本）不同，雖長短互見，而頗足以資考證」。似以皇本為優，但也並不盡然。欲知《集解》的本來面目，自應查閱兩宋以前未經合併的《集解》單行本。然而，兩宋以前的《集解》單行本並未傳世，今學者深感遺憾。本世紀初以至於今，敦煌及吐魯番等地，出土唐人寫何晏《集解》單行本六十餘件，國內外學術界曾詫為希世瑰寶，以之與皇本、邢本對校，不僅可以訂正傳本中的許多錯誤，解決清人研究中的許多糾紛，還可以提供傳本中沒有許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許多新的問題。可惜的是，這批唐人寫何晏《集解》單行本，迄今未經系統整理，也未被經學研究者利用^五。

一九八三年，有關方面成立敦煌文獻編委會，擬系統整理敦煌石室所出古代文書。外子王素先生承擔其中《論語》的整理任務。敦煌本《論語》可分鄭玄《論語注》、何晏《集解》和白文《論語》三類。王素先生對鄭玄《論語注》早有研究，幾年後，整理出一部名為《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的專著（一九九一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由於工作忙，沒有繼續整理。於是，筆者不自量力，承擔了《集解》的整理任務。工作大概從一九八五年開始。後來，由於編委會無法提供出版補貼，沒有出版社願意接受，不得已而中輟。一九九二年，有關方面又成立敦煌文獻編委會，組編《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筆者整理的《集解》，亦列為叢書之一種。由於江蘇古籍出版社支持敦煌研究，願意接受出版，大家熱情甚高。筆者開始重新整理舊稿。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了任務。

在工作過程中，曾得到多方的支持和幫助。日本著名敦煌學專家池田溫先生給筆者寄贈了篁墩吉《論語集解考異》的複印件，主編周紹良先生在百忙中抽暇審閱了全書，王素先生受編委會委托，對全書進行了認真審查，編委鄧文